

孟尝之廉

冯心广

大丈夫顶天立地，坐不改姓行不更名。小贼李鬼在那个风高月黑之夜更改名字，并不是自己名字不吉祥，而是黑旋风李逵那家伙恶名远扬，冒之便于劫人钱财。而对一个地方来说，更改地名则复杂多了，往往有深厚的历史渊源、风情掌故、人物事件等人文底蕴。

合浦千年古郡，历史悠长，文化瑰玮，人杰地灵，曾一度改名廉州，其中演绎了多少动人的故事？遍稽合浦史，廉州之名，缘于千古清官孟尝也。孟尝名垂青史，众口交赞，与孟尝相关的“合浦珠还”故事，千百年来在合浦家喻户晓，盛传不衰。

每次到合浦县城，我总喜欢悠然穿行于1日衢小巷，感受那里的浩浩古风 and 悠悠遗韵。合浦古迹甚多，尤其是孟尝祠、还珠亭、东山寺、魁星楼、东波亭、海角亭等，多年来成为百姓追思祭祀、文人吊古赋诗之所。历经千年沧桑，几遭战火兵灾，很多古迹都如昨日黄鹤，杳无踪影，只在历史的典籍中和人们的记忆里留下些许余馨，令人扼腕叹息。幸运的是，海角亭几经损毁，又数度重建，如今仍耸立在合浦廉州中学内，承载着合浦人民千百年来对孟尝的怀念。

前几年，我到廉中会友，又见海角亭。远远望去，处校园一隅的海角亭谈不上雄伟壮观，但画檐飞角不失气势。亭旁古树婆娑，浓荫蔽天，雀鸟啁鸣，一派肃静。亭内芳草萋萋，残垣旧墙，有些沧桑。时光渺渺，沧海桑田，千年后的今天，我已看不到当年“水万折而归之”、百舸争流的场面，看不到“水光月色，上下辉映”的情景，也丝毫体会不到苏东坡“万里瞻天”的恢弘。经年的风吹雨蚀，亭中碑文多处风化剥落，模糊难辨，只能任凭揣测。细心读之，我管窥到久远的那些风云尘烟，感受到古人“宁忠心以报国，毋顾身以忘民”的拳拳之心，聆听到“易垢磨光，扬清激浊”的人生劝诫，不禁肃然起敬。

时势造英雄，英雄造时势。时势造英雄，即是烂摊子催生可以收拾烂摊子的人。孟尝上任前的合浦是个烂摊子，官吏多是“上承权贵，下积私路”贪婪之徒，横征暴敛，暴殄天物，导致“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”，造成合浦“行旅不至，人物无资，贫者饿死于道”，烂摊子烂得惨不忍睹。没有这个烂摊子，也许孟尝就只能做个上班一杯茶、一张报那样的庸官，尸位素餐，碌碌无为。英雄造时势，则是可以收拾烂摊子的人造就了一个好摊子。孟尝走马上任后，上遵圣旨下顺民意，帮前任擦屁股，把烂摊子拾掇一番，不到一年合浦就政通人和，货物流通，经济繁荣，终于成了井井有条、干干净净的好摊子。

孟尝新官上任三把火——与民生息、促进贸易、惩治贪腐，治绩赫赫，但其过人之处说到底还是树清正之本、扬廉洁之风。孟尝“少修操守”，砥砺名节，为人处世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，一郡之守，身居珠市，颗粒未取，一尘不染；告退还乡，隐居山泽，躬耕垄上，两袖清风。合浦之所以珠去复还是因孟尝之廉，廉而养生，生而珠还。《后汉书·孟尝传》也是这样记载的：“昔孟尝为合浦守，能令去珠复还，千古诩为盛事。余一物也，安知去还？殆当日民颂其廉，特假此以神其说而未必实有其事”，这个说法无疑是中肯的。自古以来官场就昏暗繁杂，党派林立，争权夺利，相互倾轧，你不蝇营狗苟、你虞我诈、口蜜腹剑，就是此路不通，没有好果子吃。孟尝在合浦清者自清，惩腐治贪，功德无量。他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；辟除榛莽，以见乾坤，从此

合浦官衙的廉洁之风一时蔚然，垂名青史者百余人，名宦祠、七贤太守祠、三贤祠等祠宇曾一度熙来攘往，香烛鼎盛。

廉州，名至实归！孟尝，居功至伟！

孟尝之廉，后人莫不赞许，文人墨客对孟尝颂扬之词不绝于世。唐代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，写过“孟尝高洁，空余报国之情”的名句，华丽篇章万人称颂，为一代名臣作荡气回肠的千年一叹。清代王振纲对孟尝清正一生大加感叹：“偶过孟尝宅，断碑今已芜。青天冤妇雨，碧水旧官珠。当道曾推荐，耕田亦大夫。高风徐古庙，瞻拜一嗟吁。”孟尝一介芝麻小官，能得文学大家的千秋颂扬，幸矣！

俗话说得好，“政声人去后，民意在人间”，百姓心中有杆秤，谁好谁坏，自有分寸，当官的用不着为自己整日天花乱坠地歌功颂德。大凡好官，百姓与之鱼水相得，血浓于水。孟尝在合浦十年，后因病告归。消息传出，合浦百姓扶老携幼，攀车挡道，倾情挽留，孟尝不得出门，只好趁夜色乘民船离去。自古以来官员离任场景，可谓五花八门，精彩迭出。清官、好官离任令百姓恋恋不舍，恨不得长久留住；贪官、坏官离任则令百姓欢呼雀跃，犹如送瘟神一般。

可惜的是，好官往往是匆匆过客。孟尝之后，朝代更迭，皇帝换了一代又一代，合浦的官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红脸的、黑脸的、花脸的，十分繁杂。清官廉吏虽代不乏人，但贪官污吏也层出不穷。宋朝官府逼迫珠民到与越南交接处水深百丈中采珠，大批珠民葬身巨鲨腹中，人民怨声四起，苏东坡在合浦曾感慨珠民苦楚：“曾驱万民入渊底，怎奈孟尝去不还？”明代正统年间，宫中太监来合浦监守珠池，肆虐横行，搜刮珠宝，“驱无辜之民，蹈不测之渊，以求不可必得之物”，造成“万落千村半已残”，一颗颗珍珠凝聚着采珠人的斑斑血泪，令“后宫犹未增颜色”。贪官如过江之鲫，贪得肆无忌惮，贪得前赴后继，百姓只能引颈受戮，只能安贫信命。“孟尝何处去了，珍珠几时飞回”，多少人在仰天长问，在翘首以待。

看海角亭，我想起几十里之外的白龙珍珠城。现在，在夕阳下，白龙城巍峨不再，墙倒城毁，荒草遍地，荆棘丛生。在白龙城不远处有两堆黄土，相传为太监坟。旁边两块残碑——《李爷德政碑》和《黄公去思碑》，湮没于荒草杂丛之间，歌功颂德的文字已无法辨认。此爷、此公也许当日风光一时，但最终客死他乡，成了孤魂野鬼，在清明节连一炷清香也没有，好一个凄凉了得。

海角亭算不上神工天巧，但传千秋之名，立万世之义；太监坟的石龟精雕细琢，却承载着太多的痛苦和失落，背负着太多的伤悲与酸楚。诗人臧克家在《有的人》写道：“有的人活着，可是他死了。有的人死了，但他还活着。”生死由命，不是人可以选择的，但有时又是可以选择的。当官的，要是都像郑板桥那样，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”，就用不着担心被人骂为行尸走肉、酒囊饭袋，也用不着忧虑百年后被遗忘于荒山野岭。然而，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。旧时官老爷出门坐八抬大轿，敲锣击鼓大喊“肃静”、“回避”，前呼后拥，气势不凡；如今不少政要出行，往往前呼后拥，浩浩荡荡，派头十足，比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千年已过，历史还是那般的相似，真让人生出无限感慨。

胜利在于为民谋利得民心，失败在于搞特权失民心，恰好印证了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。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衰。